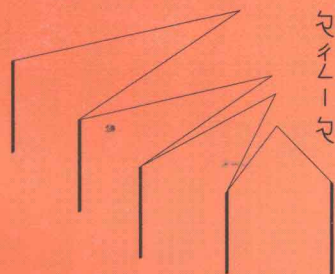


這就是我們的真實的生活——就像你正在經歷的一樣 這只是個普通人的成長故事——逃避不了無奈和哀思

余慧迪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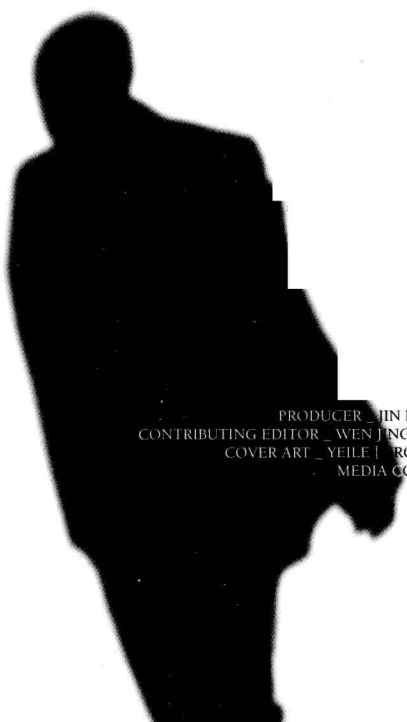
Jaws of Death
比城以北

长江文艺出版社

The Jaws of Death
北城以北

余慧迪 著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 CHIEF EDITOR _ CHEN XI FANG ZHAO
CONTRIBUTING EDITOR _ WEN JING | FROM ZUI | /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 ZUI@ZUIFACTOR.COM |
COVER ART _ YEILE | FROM ZUI FACTOR | / TYPESET ART _ HUANG YU | FROM ZUI FACTOR |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 WWW.ZUIBOOK.COM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城以北/余慧迪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354-5288-7
I. ①北…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7705号

北城以北

余慧迪 著

出品人: 郭敬明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项目统筹: 阿亮 痕痕

责任编辑: 陈曦

助理编辑: 方钊

特约编辑: 雯静

装帧设计: ZUI Factor

设计师: yeile

内页设计: 黄宇

媒体运营: 赵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430070

发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100028

印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14.5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9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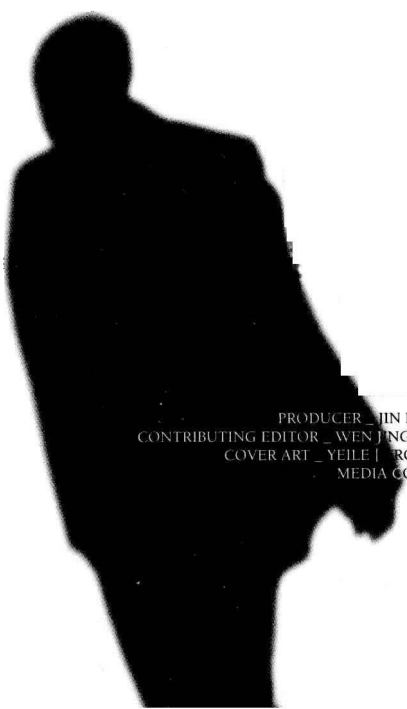
定价: 24.80元


SIN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余慧迪 著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 GUO / CHIEF EDITOR _ CHEN XI FANG ZHAO
CONTRIBUTING EDITOR _ WEN JING | FROM ZUI | /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 ZUI@ZUIFACTOR.COM |
COVER ART _ YEILE | FROM ZUI FACTOR | / TYPESET ART _ HUANG YU | FROM ZUI FACTOR |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 WWW.ZUIBOOK.COM |

献给——Zeus

在你身上我曾有过多大的破碎的梦想

我们被放在这犹如戏院的世界里，每个事件的起源和缘由却完全隐瞒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未来，也没有能力防止那些使我们不断受伤害的不幸事件发生，我们被悬挂在永恒的疑惧之中……

——休谟



CONTENTS

—— PART 1 ——

011 楔子

025 第一章·花叶倾城

035 第二章·上南

053 第三章·蕊蕊

069 第四章·荔街

085 第五章·三只小兔

103 第六章·诀别

—— PART 2 ——

123 第七章·回到北城

139 第八章·追忆

155 第九章·重新开始

171 第十章·遇见

187 第十一章·惊厄

207 第十二章·尾声

222 后记

PART I

楔子

在离开北城的高速公路上，一路景色越来越荒凉。

我在散发着一股子浓重的茉莉花味儿的丰田普拉多上睡着了，还做了个梦。在梦里我和好朋友莫柒信在骑自行车，大概是骑得速度太快，我一直感觉后轮在不安定地战栗着，翻滚着，像是想把咱们俩都甩出去……有时候是两辆自行车，我们飞快地相互超车；有时候却变成了一辆，我在车后架上双手死死地拽着后轮上的铁架，惊恐万分地喊：“跑啊！快跑啊！”……莫柒信在前座上也用心惊胆战的语气朝我吼：“那你放手啊！放手我们才能逃得掉啊！”我的十指却掐得更紧……冰冷的金属架在使尽全力的双手下迅速发烫，与此同时，莫柒信一脚蹬地，飞快地冲了出去……一眨眼工夫，我们就疾驶在一道坡度很大的陡坡上了，如果拿周边的居民楼做参照物的话，这道陡坡足足有五层楼高……我们几乎是活生生滚

了下去，像坠崖一样，重重跌落在凹凸不平的沙地里。梦里我竟不真实地一个鲤鱼打挺翻过身来，猛地跪下，奋不顾身地磕起了头，咚、咚、咚、咚……我感到头痛欲裂像是要生生劈成两半，抬起头来，隐隐约约却觉得自己似乎成了被磕头的对象——只见地上那个可怜巴巴的小女孩一边继续不要命地狠磕头，一边用极度惊慌甚至绝望的哭腔求饶：“不要……不要……放过我……”“不行。不准哭。不要停。”这是从我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然后一条腿踹到了她的脑袋上，用劲之大以至我差点仰面摔倒。这是我的腿。可是它不受我控制。我真的没想要踹她。

“文心兰……”被踹倒的那个小女孩缓缓地用手掌撑着地板爬起来，慢慢地爬，一字一句地说着，“你以为你对我做的仅仅是扇几个耳光、训几顿呵斥、踹几脚、罚几个小时的站？不！远远不止，远远不止！你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后果比你自以为的要严重得多、残酷得多！你毁掉了我——你毁了我与生俱来的温和品质，毁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美好幻想，毁了我的天分和才华，毁了我的羞耻心和上进心，毁了我的前程，毁了我的朋友和喜欢的人……毁了我原本干干净净的灵魂！毁了我的梦想我的幸福我的生活我的未来、我想要珍惜的一切一切！你毁了你的亲生孩子，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是你生的，但我不是你捏出来的泥娃娃可以任意摔打！我的脖子上永远都有你紧扼的一双手。我想要快乐知足地活着，不想要你给我生活加入那么多的严寒风霜！我想要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不需要你不停地命令我几点几分要做什么！我想要选择跟我喜欢的人来往，而不是你指定的那些虚伪世故的好学生！我绝对不要按着你给我划定的轨迹当一个程序井然的机器人，只知道服从和放弃！我想要回我自己的生活……我要拿回我自己的生活！”

她总算艰难地抬起了泪水涟涟的脸庞。她有着乌黑的刘海儿、灰白的双唇和血红的双眼……但那是我的脸、我的眼睛，那才是我……

“你从来就不是一个母亲！我只是你意志的傀儡，淫威的奴隶！我不要成为你的傀儡、你的奴隶！我……”她继续哽咽着，痛哭着……或者说“我”哽咽着，痛哭着……一阵撕心裂肺的悲恸过后，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醒过来了，发现自己依然坐在一阵叫人窒息的茉莉花味儿里，四肢乱摆。

“死人神经病，干什么啊你？”副驾的位子上传来文心兰冷冰冰的声音。那才是真正的文心兰——我不是。至少我说话会极力地避免使用她的口头禅，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必须用的，也要绞尽脑汁地换成“去世”“仙逝”“归西”“与世长辞”之类的词——

“大过年的，别说那个字。”爸爸抽空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双手仍然紧持方向盘，脖子以下保持一丝不苟的姿势。但这句话并不能使我心情好起来：那个字眼又不是我说的……

“我刚才有没有喊什么梦话？嗯……我睡着了。”我爬起来端坐好，心虚地问。

“有啊。你啊，说什么‘不要停’，弄得我莫名其妙的，我没刹车啊……后来你妈一看，说你睡着了，我就猜你是说梦话吧。”爸爸这次连头也没回，专心致志地盯着前方，抓方向盘的手上青筋清晰可见。我知道他很紧张——这是借来的车。尽管爸爸一直很想要一辆车，他坚称男人的标志就是有车有房有家室，但我家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太好，尤其是今年我小学毕业，要上最好的中学，所以爸爸的手头比较紧。

在这里可以简要地说明一下我们家的状况：十年前别人都在辛苦地踩着两个轱辘去上班时，我们家坐的是四个轱辘的车；十年后别家的装备纷纷升级成四个轱辘了，我们家的却成了两个。十年前我们家那些所谓的好友遍布各地，十年后我爸连门都不愿意出就窝在家看报纸看电视。十年前我的早餐里面不可思议地出现过龙虾粉条，十年后我天天咬着菜包瑟瑟地在晨风里颤抖。十年前别人都穿着自家打的简朴的毛衣时文心兰就很招摇地穿上了上海寄来的高档

羽绒服，十年后她只会是一些中低档国货专卖店换季打折时进去看一眼。当别家的小孩连电脑都没见过长什么样儿时，我已经学会噼里啪啦地打字；当别人已经把星际争霸、CS什么的玩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我家连电子游戏都没有更何况电脑。

没人说得清这十年来发生了什么。对一个城市而言，它在发展；对一个家庭而言，它在凝聚，或者分裂；对一个孩子而言，她的全部，就是成长。

在一片重新沉寂下来的气氛里，空气凝结沉底。我透过脏兮兮的深赭色玻璃窗看着窗外的风景，从两边种满榕树的大街，到野生树林丛生的山路，到大片大片农药包裹着的草莓地，再到彻底灰蒙蒙的高速公路，似在认真地思索，又似在单纯地发呆。那段冗长的对白迅速从我的脑子里被清洗掉了，就像今早爸爸撕去大门两侧的对联时，对上面那些美好而虚假的措辞毫不留情，一片一片地扯下、扔掉，只剩几片顽固的双面胶残存。我不确定那些对话是不是我想出来的，即便我能确定自己能写出同样难度的句子——上三年级时我的词汇量就超过了文心兰。但我绝对不会想，永远不会——在北城人根深蒂固的儒家观念里，这些言辞毕竟算是“大逆不道”，是要“天打雷劈”的。

但我能清晰地忆起骑在自行车上的感觉，颠沛，动荡，激烈，惊恐，好似随时会遭到力量远远在我们之上的什么人的袭击——我永不能心安，没法平静祥和地度过童年时代，哪怕一小会儿的玩耍时光，它们总是伴随着不安全感和不知名的惊慌，好似身后永远有人在用不满的眼光上下审视着你，随时会冲上来夺走你的玩具、掳走你的玩伴，逼你回去学习、学习、学习——所以我根本没学会怎么样才算是玩。我总是被按着脖子在桌上写功课，那时候的我格外平静，又死寂又平静。像我们这样的一类人，总是以为自己天生就是爱学习、爱知识的。